評書藥石論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評書藥石論
作者：張懷瓘　唐

本作品收錄於《全唐文/卷0432》

臣聞率土作貢，任其所有；率身事主，罄其所能。心存口忠，無所避就。況今蕩然不諱，忠臣義士，鹹肆其辯，可謂開大通之道。陛下變以臣知於書也，論於書道，是臣之職，知而不說，用臣何為？臣之所言，不敢不盡。假如欲學文章，必先覽經籍子史，其上才者，深酌古人之意，不錄其言。故陸士衡云：「或襲故而彌新，美其語新而意古。其中才者，采連文雨字，配言以成章，將為故實，有所典據。其下才者，模榻舊文，回頭易尾，或有相呈新制，見模榻之文，為之愧赧。其無才而好上者，但寫之而已。」書道亦然。臣雖不工書，頗知其道。聖人不凝滯於物，萬法無定，殊途同歸，神智無方而妙有，用得其法而不著，至於無法，可謂得矣。何必鍾王張索，而是規模，道本自然，誰其限約？亦猶大海，知者隨性分而挹之。先哲有云：言相攻失，以崇於德，故上下無所不通。若麵是腹非，護左忌右，則匿惡之名，尋聲而至。夫馬筋多肉少為上，肉多筋少為下，書亦如之。今之書人，或得肉多筋少之法，薰蕕同器，十年不分，寧知不有藏其知能，混其體法，雷同賞遇，或使之然。至如馬之群行，驥子不出其外，列施銜策，方知逸足。含識之物，皆欲骨肉相稱，神貌洽然。若筋骨不任其脂肉者，在馬為駑駘，在人為肉疾，在書為墨豬。推其病狀，未即已也，非醫緩不能為之。惟題署及八分，則肥密可也，自此之外，皆宜蕭散，瓷其運動，然能之至難，鑒之不易。精察之者，必若庖丁解牛，目無全形，折枝分理。其有一點一畫，意態縱橫，偃亞中間，綽有餘裕。結字峻秀，類於生動，幽若深遠，煥若神明，以不測為量者，書之妙也，是曰無病，勤而行之益佳。其有方闊齊平，支體肥腯，布置逼仄，有所不容，棱角且形，況複無像，神貌昏懵，氣候蔑然，以濃墨為華者，書之困也，是曰病甚，稍須毒藥以攻之。

古文篆籀，書之祖也，都無角節，將古合道，理亦可明。蓋欲方而有規，圖不失矩，亦猶人之指腕，促則如指之拳，賒則如腕之屈，理須裹之以皮肉，若露筋骨，是乃病也，

豈曰壯哉？書亦須用圓轉，順其天理，若輒成棱角，是乃病也，豈曰力哉？夫良工理材，斤斧無跡，才子敘事，潛刃共間。書能入流，含於和氣，宛與理會，曲若天成，刻角耀鋒，無利除害，萬事拙者易，能者難，童蒙書有棱角，豈謂能也？共人相知，若始疏而終密者，則大同；始密而終疏者，則大異。故小人甘以壞，君子淡以成，耀俗之書，甘而易入，乍觀肥滿，則悅心開目，亦猶鄭聲之在聽也。又若臣之事主，獻小利，敘小能，則非大材，於理無用。謟諛者必有順情之說，忠讜者必有逆耳之言，雖知其忠而不親者，以忤其意也；雖知其謟而不忍疏者，以會於情也。惟明王聖主，則能覆思審察，勉循古言，親近忠良，增益明靈，是以遠大無以淺近取。棱角者，也之弊薄也；脂肉者，書之滓穢也。

婆斯疾弊，須防良醫，自非滌蕩心胸，除其煩憤。古人妙跡，用思沈鬱，自非冥搜，不可而見。固大巧若拙，明道若昧，泛覽則混於愚智，研味則駭於心神。百靈儼其如前，萬像森其在矚，雷電興滅，光陰斜紛。考無說而究情，察無形而得相，隨變恍惚，窮深杳冥，金山玉林，殷於其內，何奇不有，何怪不儲？無物之象，藏之於密，靜而求之或存，躁而索之或失。雖明目諦察而不見，長策審逼而不知，豈徒倒薙懸針，偃波垂露而已哉？是知之也。蘊粗以言詮而假諡說，若精以心了，則無寄詞，心之通微，貫之而已。其得這者，心手相應，如輪扁之斲輪，固言說所不能。是以鍾張二王，亦無言說。雞鶴常鳥，知夜知晨，則眾禽莫之能及，非蘊他智，所稟性也。臣之愚性，或有近於雞鶴乎？昔文武皇帝好書，有詔特賞虞世南，時又有歐陽詢、褚遂良、陸柬之等，或逸氣遒拔，或雅度溫良，柔和則綽約呈姿，剛節則鑒繩執操，揚聲騰氣，四子而已。雖人已潛靈，而書方曜跡，考能錄異，頓越數朝，是知君臣之間，榮辱相及也。帝者務尊賢貴道，亦有邀虛譽以自飾，聲實相半，足稱賢君，知道味者，樂在其中矣，如不知者妨於觀賞，百未減一，但不能割其少分耳。厭飫生前之樂，辜負身後之名，使達人君子議之，豈不惑哉？且堯舜之至德，不被於今時，聞者欣而戴之。桀紂之君毒，不流於今日，聞者怒而怨之。名固不可不存，德固不可不立，當今聖化洋溢，四海晏然，俗且還淳，書未返樸。今之書者，背古名跡，豈有同乎？視昔觀今，足為龜鏡，可以目擊。夫物芸芸，各歸其根，複本之謂也。書複於本，上則法於自然，次則歸乎篆籀，又其次者，師於鍾王。夫學鍾王，尚不繼虞褚，況冗冗者哉。自草隸之作，《書斷》詳矣。從宋齊已後，陵夷至於梁陳，執綱者失之於上，據耳者惑之於下，肥鈍之弊，於斯為甚。

貞觀之際，崛然又興，亦至於今，則脂肉棱角，兼有相沿，千載書之。季葉亦謂澆漓之極，物極則返，陰極則陽，必俟聖人，以通其變。窮則變，變則通；通則久，事或可應。庸夫儕賢哲之功，道或可行；明主納芻蕘之議，皆謂昨於時也。陛下宏至聖德，講論六

藝，邁蹤上古，化行堯舜之風，書盛漢魏之日。臣願天下之事，悉欲盡美盡善，寧以書道，獨能謝於前代乎？然大道不足崇，若忽之，則工拙之一也；若存之，亦當年妙有。固富有之謂大業，日新之謂盛德，伏願下明敕以召之，必草澤蒙庶，涓涓之流成河海，菱艾之薀為蘭杜，豈非盛事，豈不美矣！往者屈也，來者伸也。不爾，非今之體，悉不敢來；或有過之人，亦不敢進。夫風者聲也，風以動之，聲以化之，固天下之風，一人之化。若不誨示，已謂得其元珠，瓦釜鍾鳴，布鼓雷吼，至若曲情顧旨，必無過患，臣深知之，不忍為也。誌士含忠抱義，百煉不銷，人皆有死，無所追悔。貞觀之時，文臣無限，蹇蹇者魏徵，文皇重之，良史書之，後代美之。夫簡兵則觸目而是，擇將則萬不得一，固與眾同者俗物，與眾異者奇才，書亦如然。為將之明，必不披圖講法，明在臨敵制勝。為書之妙，必不憑文按本，妙在變無方，皆能遇事從宜，決之於度內者也。且軍之興亡，由將之明暗；人之成敗，惟師之賢愚。智不居心，則不知道；不知道，則無以訓人。師之與將，人之耳目，耳目不明，萇可知也。是以君子慎其所從，白沙在泥，與之同墨；狂者東走，逐者非一；京邑翼翼，四方取則；俗風且行，舉國相斃；迷遊忘返，深浪何歸？仁覆子育，豈不顧念？

伏願天醫降藥，醒晤昏沉，導彼迷津，歸其正道。弊風一變，古法恒流，神而化之，默而通之，反掌而盛行之。別是（疑）冀夫天府之內，有聖朝妙書宛然，得千百數載已前氣象，比肩鍾王，列美竹帛，微臣所願足矣，陛下之能事畢矣。古人有云：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濟天下。」雖陳愚見，寧望可（闕一字）非臣所知，事出聖斷，人皆欲順已，不欲從人者，情也。惟明者能以理割人，且聲利之大端，貴師所共有。其生也，風猷可嘉當代擅美；其功也，徽烈可紀，身後垂名。亦人情之何遠，語曰：「以心聞不容針。」臣謂此言之良者，理國其道一也。有一善，身之榮；有一惡，身之恥。恐後代議今之書，雖不足累於明時，終非有益。昔伊尹以再飪幹主，意不專乎食；臣以小學諷君，疲乏豈止乎書？臣伏岩藪久，無榮望幹預求進，亦非公卿薦聞。陛下天聽低回，勞羅草澤，選材於棄木，擢臣於翰林，是策勵駑駘，敢不竭力？兢惶疑命，恐塵天聽之明，鴻飛冥冥，無患飲啄。譬如為樹，置之於野，則繁柯茂葉，蓋其所蔭；取之於材，則梁棟輪轅，適時為用。臣違親事主，移孝於忠，忠不竭誠，孝可知矣。侍奉日近，輒有評論，隱而不言，臣之罪也。言而不隱，於犯天威，冀增涓塵，無可顧念，不能隨眾碌碌，辜負國恩。人皆取容，寧履危懼行於正道忘生，區區之心，願垂聖察，不勝愚直之至！故獻《評書藥石論》云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